評《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》一文

葉錦明

張穎博士《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》一文，通過剖析中觀學派的「緣起性空觀」，評估它在生死觀念方面的內涵意義，並且將中觀學的生死觀與中國儒道思想的生死觀作出比較，其論述線索是清晰的，而文章最終的焦點問題就是：中觀哲學的空觀思想作為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論，它對現代人面對死亡問題時，特別是在臨近死亡的最後日子裡(臨終關懷)，到底有什麼啓發性的觀點可供參考。

在中觀學的緣起觀的理論內容上，作者認為「中觀堅持相即與不二的觀點，提出『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』的說法，旨在縮小佛教教義中的入世與出世的距離。」作者又認為「中觀學正是基於這種對世界萬物及人生的根本認識，主張不必懼怕死亡，強調『不常不斷』、『不來不去』、『非在生死，非住涅槃』，最終消解世人對死亡的恐懼與擔憂」。

然而，世人對死亡的恐懼與擔憂，能否以達到「相即不二」而得以消解呢？作者對此存有疑問。她說：「佛教信仰者在生死問題上能做到中觀學所說的『相即不二』非易事。…佛教的

葉錦明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，中國香港。

《中外醫學哲學》XIV:2 (2016 年)：頁 87-91。
© Copyright 2016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.

修行者，很多人還是執著於「生死輪迴」和「涅槃解脱」的觀念，把它們看成對立的兩級。」

為什麼要做到中觀學所説的「相即不二」並非易事呢？就連佛教修行者仍然會將「生死」和「涅槃」看成對立呢？作者對這個關鍵性的問題，並沒有提供直接的回答，取而代之，她引用了傅偉勳先生的説法對此問題作出回應。傅先生説：「生死與涅槃是一是二，完全是我們的一念之差：我們如有般若智或無分別智，則自然會滲(參)透諸法實相，了悟生死與涅槃原本無二。」

按照作者的思路，傅先生的説法似乎能夠解釋佛教的信仰者、修行者，為什麼做不到「相即不二」，為什麼仍然將「生死」和「涅槃」看成對立。箇中原因就是：我們缺乏了般若智或無分別智，於是無法參透諸法實相。問題是：如何才能作出一念之轉，得到般若智或無分別智，令人們可以參透諸法實相呢？是什麼原因令人未能得到般若智而超脱生死呢？中觀學派條分縷析地詳細闡説一切諸法無有自性、無不是空，而空亦是假名，故不可執空，中道的空觀離有無之邊見，不壞假名而説諸法實相；但是從明白「緣起」的內涵至獲得「解脱」的境界，究竟關鍵在何？從哲學性的緣起觀到實踐性的解脱論，兩者關係何在？必須通過解答這些問題，我們才可以清晰地呈現出，中觀學派空觀思想在生死問題上的主要理論特徵。

可惜的是，作者在這個問題上，點到即止，未有進一步作出闡釋。接着文章一轉，改而談論中觀學的時間觀，而其中所論又未能與上述問題作出呼應，此突然一轉，對上述問題的分析便付之闕如，那是文章在論述上的一大缺陷。缺乏了對此問題的相關探討，作者便難以對文章的焦點問題(即中觀哲學的空觀思想作為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論，它對現代人面對死亡問題

時，特別是在臨終關懷上 ，到底有什麼啓發性的觀點可供參考)，提供適切的回應。

事實上，在文章第三部分的討論中，作者並非承接第一、二部分討論中觀學派的空觀思想來分析現代人生死問題，而是從宏觀的、整個佛教思想(包括大、小乘佛教)的層面來討論「臨終關懷」的問題。如此一來，整篇文章的論述便打成兩橛，難免令人有理論斷裂之感。換句話說，作者許諾要在文章最後的部分，「論述大乘中觀學的生死觀在當代臨終關懷中的啟示意義」，最後其實未能達到。但這並不是說作者完全忽略中觀學的生死觀，整個第三部分也有三個地方間接地提及中觀學派的思想。

第一，作者認為「從生死教育的角度看，佛教思想、包括中觀學的空性觀，有利於世人面對死亡，接受『無罣礙』、『無所得』的生死觀，以減輕和消解對死亡擔憂和恐懼，不再為死亡所焦慮不安。」第二，作者認為「因為輪迴的信仰，佛教不同的學派如藏傳佛教、淨土佛教對死亡過程都有一定的探討。由於中觀學偏重哲學義理的論證，對死亡經驗的論述相對不足。」第三，作者引用台灣佛教學者釋惠敏的觀點，提出「所謂『四念住』是指人的『身、受、心、法』，讓臨終者在精神層面感受佛教中觀『不即不離』、『不來不去』的覺性。」

作者在第一點中表示，「整個佛教思想，包括中觀學的空性觀，能有利於世人面對死亡，接受『無罣礙』、『無所得』的生死觀。」這種講法一方面忽略了整個佛教思想包括了大乘與小乘(或南傳佛教) ，兩者在緣起觀的看法差異甚大，「緣起性空」的「無所得」生死觀，只能說是大乘佛教的共法；另一方面，作者在第二部分對於中觀學的空觀能否有助佛教的修行者去除「生死」和「涅槃」的兩極思維，表示懷疑，何以第三部分的討論中又會斷言，整個佛教思想，包括中觀學的空性

觀，能有利於世人面對死亡，接受「無罣礙」、「無所得」的生死觀呢？作者需要提出理據，解釋此中不一致之處。

至於第二點，作者指出中觀學對死亡經驗的論述相對較少，那是合符事實的，至於中觀學是否偏重哲學義理的論證，我們就要對此觀點稍作分析了。中論的空觀思想為了對真俗二諦、八不中道的義理清楚闡釋，固然需要運用哲學的論證，但「解空」與「體空」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換言之，對「緣起性空」有真實的、存有意義的理解，即可證悟《大般若經》所說：「不見生死、不見涅槃」的境地，兩者是混然一體的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既是義理的解釋，亦是修行的方法。然而，人們往往選擇性地「偏重」解空的一面，而忽略體空的一面，那是對有關義理的解悟，有所偏差。正如牟宗三先生在《佛性與般若》中就曾經提醒，「中論學派雖然又叫空宗，令人誤會空宗只講空，顯然地，空宗不只講空，亦能成就緣起法的有。」由此而言，中觀學破斥一切戲論所要突顯的般若智，必定是真俗不二、空有不二的，在「義理上」以為中觀學偏重哲學論證，那是一種誤解。

關於第三點，作者引用台灣學者釋惠敏的觀點，提出以「四念住」讓臨終者在精神層面感受中觀「不即不離」、「不來不去」的覺性，其中所述之言辭過於簡略，無法令人理解其中的運作。「四念住」是原始佛教時期已被提倡的修行法門，在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等都有記述，而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十八，亦有對「四念處」(即「四念住」) 作出解釋，然而要依之修行必須具備各種條件，到底如何令臨終者，在極短的時間裡，在精神層面感受到中觀「不即不離」、「不來不去」的覺性，那確實是對人們般若智與慈悲心的真正考驗。作者如能詳加闡釋，相信並不容易，但必定會很有意義。

參考文獻

張　穎：〈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〉，載陳強立編，《中外醫學哲學》，2016 年，第 14 卷，第 2 期，頁 65-86。ZHANG Y. Ellen. “Death and Dying in Chinese Madhyāmika Buddhism,”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&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*, edited by Jonathan Chan, 14:2 (2016), pp.65-86.